

铁山十龙

周本三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铁 山 十 龙

周杰三 中原农民出版社

铁 山 十 龙

周杰三

责任编辑 田丰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许昌第一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78 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8660 册

定价 4.70 元

ISBN7-80538-227-1/I·88

内 容 提 要

顺治末年，胶东一带饿殍遍野，民怨沸腾。“铁山十龙”揭竿而起，攻城夺地，杀富济贫，与官府及其武林帮凶展开了血战。

铁山十龙之首于七原为明末武举，以单指点穴绝技名声远扬，同爱妻赵秀兰刀剑合璧杀死范府帮凶“灵山二虫”，除去“太湖风梢蛇”，名震山东。他巧扮钦差济南措银五万两；海上除霸，官船闻风丧胆。清廷震怒，遣兵数万围剿铁山义军。昆嵛山、招虎山义军同时被围。战幕拉开，血浪滔滔……猛张飞于九枪挑胡伟，七龙、女侠，梅花坞剑斩阿纳海，数场鏖战十龙损九，起义军与清军战到最后息……这部长篇小说故事惊心动魄，烈士英雄气节可歌可泣。

目 录

1	登州人相食 铁山出十龙	(1)
2	清兵遇“天神” 双侠宿贼店	(26)
3	侠姑勇斗灵山五虫 劫法场道长显神威	(47)
4	双侠刀剑合璧 五虫三蛇败北	(67)
5	铁金钢意外得爱女 混世魔王作恶丧命	(88)
6	神弹子初战失利 众豪杰即墨劫狱	(117)
7	小子房神机妙算 扮钦差巧措重金	(137)
3	护妻嫂大战龙泉山 除内奸祭旗斩吴义	(168)
9	声东击西踏平宋府 战群贼于七中蛇毒	(192)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0 | 寻解药女侠闯龙潭
存歹意汉狗丧小命 | (214) |
| 11 | 官劫仙蟾寺
群雄克宁州 | (233) |
| 12 | 借大潮水淹大嵩卫
劫幼子师兄用毒计 | (264) |
| 13 | 刘大侠艾山得道
“猛张飞”杀死胡伟 | (296) |
| 14 | 浪里行破釜沉舟
无敌将鲢城遁走 | (320) |
| 15 | 梅花坞暗藏杀机
刀剑合璧斩都统 | (348) |
| 16 | 三牙恶战一龙殉难
八百清兵血染沙河 | (374) |
| 17 | 识毒计赵秀兰立功
为突围众英雄复聚 | (397) |
| 18 | 铁山大战血流成河
英雄破围鬼泣神惊 | (416) |

1

登州人相食 铁山出十龙

顺治末年，山东大地满目疮痍、饿殍遍野、民怨沸腾。这一年登州一带民间流传起一歌谣：

风凄凄，

雨濛濛，

铁山出十龙。

暮秋的一天，在通向登州的大道上，逃荒讨饭的人们扶老携幼、三五成群，穿着破衣烂衫，步履蹒跚地走着。同时，在官道上来了两骑骏马，一白一红、一前一后，向南疾驰而过。泥水四溅，人马都被雨水淋得象落汤鸡。

马背上为主仆二人，他们要赶往登州为民请命，准备劝州官放粮济民。

骑白马者，是明末武举于小喜。他相貌不凡：白净面皮，眉目清秀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虽已四十余岁，仍然神情洒

脱。他戴青缎瓜皮帽，红帽疙瘩，前面镶着一块美玉；穿古铜色长袍，外套紫红坎肩；脚穿青色薄底快靴，披一领深蓝色斗篷。骑枣红马者，是于府总管于虎。他膀乍腰圆，浓眉大眼，二目有神，今年才二十二岁。他着一身青色：青帽、青鞋、青裤、青长袍，显得英俊威武。

他们正打马扬鞭向前赶路，忽见前面一片坟地里浓烟滚滚，并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哀叫声和撕打声。二人打马扬鞭来到坟场滚鞍下马，近前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只见七八个人用柴草烤一具尸体，互相争食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于武举真不敢相信还会有人吃人的事情。眼前这种惨景把他们惊呆了。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见有生人到来，有些惊慌，一个年岁大一些的人慌乱地解释道：“这个人刚饿死，我们本也不忍心吃他，可是我们饿得实在难受……”那老人没有说完便呜咽起来。

于小喜没有说什么，眼圈红了，湿漉漉的，拉了于虎一把背过脸去。他感到心里如刀割一般难受。他们又向前走了一段路，见一伙人围着火烧东西，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焦臭味儿。于虎要过去看看，于武举再也控制不住，鼻子一酸，痛哭失声……

过了好一会儿，于小喜擦了一把眼泪，透过迷濛的泪水，眺望登州的方向，咬紧牙关对于虎吼道：“于虎、上马！”

于虎跃上马背，对于小喜道：“如果登州知府不允许开仓放粮，我们就宰了他！”

说来于虎命苦，他3岁丧母，8岁丧父，靠乞讨为生，

12岁那年就给人家放牛，冬季上山砍柴换点吃的。有一天，他又上山拾柴，连冻带饿，昏倒在路旁。也算他与于小喜有缘份，当时于小喜刚中武举不久，外出访友归来遇见了他。于小喜略通医理，知他是冻饿所致，将其驮在马背上带回家，放在炕上盖上被子取暖，等他苏醒后喂些稀饭，不久就好了。问明家世，于小喜就把他收养在身边，教他读书识字，练武强身。于虎很聪明，长进极快，十年来他学会使用长枪、软鞭，并会使暗器，双筒袖箭百发百中。

于小喜，字乐吾，家居栖霞县唐家泊。

父亲于兴业，系明登州总镇防抚铺兵，明崇祯六年，孔有德、耿仲明叛乱时被杀。祖父经商、淘金致富，广置田产，是邑中首户。于小喜为人厚道，孝敬长辈，亲善乡里，结交朋友，仗义疏财，远近闻名。但对清政府的苛政和清军的暴行深恶痛绝。当听说清军在扬州烧杀十日，史可法以身殉国，嘉定城三遭劫难时，暗自流泪，横下一条心，要作抗暴勇士，决不当满鞑子的奴才。从此，便结交各地抗清豪杰和志士仁人，并与志同道合者十人，结为生死之交。他排行第七，人称于七。

顺治末年，因为连年歉收，老百姓不得温饱，清政府不管农民死活，继续增征或预征田赋，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；地方官吏额外征收十加一的费用，中饱私囊，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栖霞多山，地瘠民贫，更难抗拒天灾人祸。这年春天大霜伤麦，继至夏旱秋涝，许多地方颗粒无收，出现了黄埃赤

地，乡乡几断人烟的惨象。为此，于武举对他家的佃户宣布免交租税，并开仓无息借贷给穷人，贫民百姓对于武举十分感激。

于武举前几天曾带着于虎到县衙为饥民请命，县官张春才（人送外号张蠢才）不敢正面得罪他，对其耍滑头，说是若州府不怪罪于他，他便可以从命，开仓放粮，于武举不再好与张蠢才费口舌，带着于虎奔登州去见知府。

再说张蠢才自骗走于小喜之后，心里就打起坏主意，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在知府那里告于小喜一状。这天他正搂着一个粉头睡觉，听说饥民闯进县城，吓得他连官服也没穿上，骑马从后门逃跑了。一直跑到登州府，在王知府面前告了于小喜一状。谎称他抗缴赋税，辱骂朝廷，聚众滋事，抢劫官仓，图谋不轨。王知府一听火冒三丈，把一双小眼一瞪，胡子都翘了起来，请求范总兵镇压。

总兵范承宗早已得到栖霞把总的急报，知于武举并未参加抢粮，而且不好对付，让副将胡伟去应付一下。并面授计议，教这草包将军见到知府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

胡伟对王知府有点瞧不起，见面寒暄几句，听知府的意思，要让他下乡抓人，把三角眼向上一翻，道：“据总兵大人所知，于小喜并没有参预抢粮，是什么人带头鼓动抢粮的，至今还没查清，要我领兵拿谁？再说饥民到处都是，饿得快要死的人，还怕坐牢吗？总兵大人说：‘不去捉人还好，要是派兵镇压，引起众怒，必然惹火烧身。’”他把总兵教他

的话，全盘端出来啦。

张蠢才急了，向胡伟拱手作揖道：“望胡将军体谅下官的苦衷，好歹派百十名官兵去吓他们一下，显示一下官军的威风，一切耗费均由小县支出。”

王知府有点左右为难，差役进来禀告：“启禀老爷，栖霞县武举于小喜在府门外，求见王大人！”

王知府一听全身发抖，心想：于小喜胆大包天，他闹了县衙又来闹府衙，急忙命人召集衙役、护卫到客厅外面埋伏起来，准备活捉于小喜。

知县张蠢才吓得脸色煞白，半天说不清一句话：“大，大，大人，不，不，不要，见他。”

胡副将端着架子道：“大人，不必惊慌，你想啊，于小喜要来府衙闹事，不是飞蛾投火——自来送死？还是让他进来，听他说些什么，再酌情处置他。”

于爷昂首阔步走进府衙，见了王知府施礼，又向胡将军躬身一揖，见张春才在场，怒目相向，向王知府禀告道：“府台大人，张春才到任不久，勒索钱财，鱼肉百姓，不救灾民，激怒全县士民，……”

王知府见于小喜单身一人，又有胡伟在侧，胆子壮起来。听小喜的话很刺耳，没等把话说完，鸡眼睛又瞪起来，训斥道：“于小喜！你身为武举，应知法度，为何替刁民说话，诬陷朝廷命官，你可知罪！”

王知府以为给于小喜加上个罪名，就能把他吓倒，他打错了算盘。于小喜是经过大世面的，根本不吃他那一套，与

他据理力争，义正词严地反驳道：“我于小喜犯法的事从来不做，此次是为饥民而来。连年灾荒，饥民相食，大人应有所闻，理应开仓相救，罢免赋税。谁知不但不减，还加征一成，如果交纳不上，差人如狼似虎，轻者打，重则号枷示众。张知县整日花天酒地，不理民事，饥民被激怒，才开仓分粮。王大人，身为四品黄堂，应该明察秋毫，为民作主，查办张蠢才才是，怎么倒怪罪起学生来了，岂不是官官相护吗？”

王知府没想到，于小喜并不怕他，相反当面指责他，怒上加怒，直打哆嗦，从袖口抽出邸抄念道：

“皇上谕旨：

钱粮系军国急需，经管大小各官，须加意督促，按期完解，乃为称职。今后经管钱粮各官，不论大小，凡有拖欠，参罚，……

这是圣旨，叫我府、县官员怎么办？你说，哪个敢免赋开仓？！”

于小喜已看清知府与张春才是一丘之貉，再也不抱幻想，但不能就此罢休。既然他拿圣旨以攻为守，自己也决不退让半步。他经常看济南长行客送来的邸抄，记起一条“朱谕”，可以反驳此一圣旨，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，看他还有何话可说？便板起面孔道：“王大人，身为国家要员，解民倒悬，义不容辞。我记得皇上给户部的谕旨是这样说的：

朕念比年兵事未息，供亿孔殷，加以水旱频

仍，小民艰食，地方官不行抚绥，遂致流离载道。普天率土，系命朕躬，如此困苦，不忍闻见，朕为之寝不遑。拯济安全，时不容缓。

难道说这一‘谕旨’，府、县官员就可以违抗吗！”

王知府想，这于小喜实在厉害，竟能一字不差的背出圣旨，苦思无词辩解，只好发淫威，把桌子一拍，喝道：“本府念你功名在身，好言相劝，你不识抬举，就不怕王法吗？来人！……”他刚想说将于小喜收监，话未出口，见于小喜怒气冲天，脚下的方砖已被他踩碎，吓得在场三人，目瞪口呆。

这时通判急步走到王知府面前，耳语道：“据报，饥民已向府城涌来，如果重办于武举，饥民必然不答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王知府怕饥民再抢府库，只得作罢，可是公差已站在面前，自己无法下台，道：“从今日起，革除你的武举功名，将于小喜轰出府去！”

于小喜对功名早已置之度外，见两个差人要上来推他，于小喜一挥手道：“不劳你们大驾！”两个差人倒退数步。于小喜一阵冷笑，转身扬长而去。

胡伟一直坐在那儿看知府的窘态，见于小喜内功深厚，也没敢出手。

通判是从哪儿得到消息，饥民向登州府涌来？

原来是于虎所为。昨日于爷到登州府去，他在客栈里

休息。这时他想了许多，他考虑到这次于爷去见知府可能会有危险，便通过登州城内的地下联络网：“长行客”，到城外鼓动饥民进城，要求知府开仓赈济，与于武举到府衙为民请命配合行动。

于小喜安全出衙，于虎迎上前去边走边悄声道：“我已让人把马匹牵至东门外等候我们，咱们立刻出城吧？”

于小喜看了看天，见乌云翻滚。道：“走！”他们不避风雨，向金山镇疾驰。

于小喜和于虎到了金山镇矿上，只有账房先生和管家李义迎接他们。李义二十岁，铁面星眼，膀乍腰圆，血气方刚他那双眼睛总躲着武举老爷，不敢正眼瞅一瞅。小喜有些诧异，正想发问，老师傅周忠哭着走进来。

周忠走进客厅，李义向前阻拦，道：“周大伯，有什么事等老爷吃了饭再说吧！”

周忠把李义一推，施礼道：“老爷！你要给老太爷报仇啊！”他控制不住自己，大放悲声。

于小喜知道爷爷出了事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竟昏倒了，要不是于虎扶住，就倒在地上了。

经过人们按摩、呼唤，小喜才慢慢醒转过来，问爷爷怎么死的？这些人都说不清楚。他忘记了劳累饥饿，立即动身，冒雨回家。

小喜走到村边，听到家中一片哭声，跑到家中，见爷爷的灵柩停在灵堂，尚未封棺，便跪行至灵柩边恸哭。全府上下大放悲声。

特别是于双喜，哭的死去活来，他悔恨自己不该喝酒上当，因为他的疏乎大意，爷爷才惨遭毒手。于双喜是于小喜的胞弟，年三十五岁，长得扫帚眉大眼睛，鼻直口阔，性情直爽。他在盟兄弟中排行第九。因他功夫好，才同意他在家留守，他嗜酒贪杯，常常误事，相约在小喜没回府前，滴酒不饮，谁知他竟上了当。

于双喜的武艺经过名人传授。师傅吴平，是明末三边元帅衣三哲部下的一名副将，延安府人氏，在边关屡立战功，因朝中奸阉专权，说他出身微贱，不肯重用。衣元帅告老还乡，吴平带着家小随元帅来到栖霞县迴龙乔，伺候衣元帅。一天，双喜到后山打猎，吴平见其体格魁梧，声音洪亮，力气很大，学过几年拳脚，甚爱之，收为徒弟，将平生武艺传授给他。临终时，将长矛、硬弓也传给了双喜，含笑而逝。双喜如儿子一样挂孝送终，守墓四十九日，隆重祭奠后，大哭一场才回家中。

小喜、尹樵离家，让于九集中附近各村青壮年进行训练。管家唐进夏与庄客吴八回府，向他禀报采买情况。一月前，是他三弟于三喜派唐、吴出去的，因三喜不在府上，所以才找于九。

唐进夏是个老管家，五十多岁，淡黄脸，半截眉，小眼睛，两腮无肉。头带瓜皮帽，一条小辫子，翘在脑后。吴八獐头鼠目，一脸横肉，身材矮小，一肚子坏水。这二人表面上装得挺好，背后里吃、喝、嫖、赌，坑、蒙、拐、骗，什么坏事都干。他们到莱阳住在最好的客栈，大吃二喝，赌

钱回来，一人搂着一个粉头，寻欢作乐。

此事被恶太岁宋一炳的狗腿子朱大肚子发现，想方设法把唐进夏引进宋府开办的赌局里，先让他赢几十两银子，不到十天，他带的百金都输了，还借了朱大肚子五十两银子，又与朱大肚子姘头偷奸，被抓住拷打，直到答应投了宋府，才算完事。

宋一炳，莱阳龙王庄人，父亲在吏部任郎中，仗势欺压乡里。父亲死后，又靠姐夫在兵部为官，依然欺男霸女，强占民田，不要说老百姓，就是知府也怕他三分。他要向栖霞占地，遇到武举于小喜这个硬茬子。二十多年前他们刀枪相对过，知道于府厉害。所以，他一直认为于小喜是他的眼中钉。因此，要物色几个人打入于府作暗探，为他作事，伺机狠狠搞于府一下。人们称他“恶太岁”就是因为他心狠手毒。其实他长的并不难看，中等身材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脸色白中透黄，虽已四十岁，没留胡子，配上适时华丽的衣服，也还是一表人材。这天他正在花厅赏花，见朱大肚子领着唐进夏、吴八来，开始瞧不起他们，当听说他们可以搞到于府田庄的地契，喜上眉梢。命朱大肚子，给他们准备于府要买的货物，让唐、吴回于府盗地契，霸占于府的田产。

第三天傍晚，唐进夏、吴八押着骡驮子回到于府，老太爷还夸他们能干。吃过晚饭，唐进夏得知武举老爷去登州府了，三少爷也不在家，只有二少爷于双喜在家，认为是天赐良机。他知道二少爷爱喝酒，就与吴八商量好办法，依计行事。

二更将尽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唐进夏到客厅向于双喜禀报采买东西情况，递上清单道：“二少爷，东西明日再清点吧。小人此次带回十瓶好酒，是孝敬二爷的，今晚无事，咱们主仆二人喝个一醉方休！”

双喜摇头道：“唐管家，这酒我以后喝，今天不能喝。”

唐进夏笑道：“怎么喝酒还要挑个好日子？”

双喜道：“我已答应兄长和姐夫，他们一日不回来，我一日不喝酒。”

唐进夏心中一愣，心想：要坏事，他不喝酒我怎么用计？他是嗜酒如命的，我有办法劝他中计。随手打开一瓶，吴八进来把筷子酒杯摆好，又端来四碟菜，将酒斟好，站在一旁。

唐进夏端起一杯，双手递给双喜道：“二少爷，这是小人的一点孝心，不成敬意，你老少喝几杯尝尝怎么样？”

双喜闻到酒味醇厚，香气扑鼻，垂涎欲滴，已经八九天没尝到酒味了，真想喝个痛快。可是想到对兄长表的态，还是忍住了，站起来要走。

唐进夏眼见计谋落空，急道：“老爷怕你酒后误事，所以嘱咐你不要喝酒，现在已是二更，夜间无事，少喝几杯总不要紧吧？！不然，二爷是瞧不起我们作下人的。”

这一激，双喜没法推辞了，他最怕人家说他瞧不起人，道：“好！我就尝两杯。”

唐进夏心里这个高兴，见于双喜喝了两杯，又道：“那